



如果说现代文学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，那么我们这些学生，感受五四新文学运动，感受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，都不是抽象地从教科书中读到的，而是从先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观察到、学习到的。

译给他。”就这样，陈思和在学术研究中慢慢认识了贾植芳，直到2008年贾植芳去世。30年里，他一直在贾植芳身边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亲人。

“正因如此，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。很多方面都是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感受到的，而不是通过上课来传授的。”

当时，贾植芳与陈思和等年轻学生熟悉后，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讨论问题，师生热烈交谈，常常到半夜才结束。贾植芳是著名的“七月派”作家、翻译家，曾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；然而，后来被错误地批判，在陈思和认识他之前，已经历过20多年的迫害。在陈思和的想象中，一个有如此经历的老人，应该会情绪忧郁，或者思想包袱很重、不敢多说话。然而现实中贾植芳的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：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他一直对年轻人热情教导，好像完全忘了曾经有的“特殊身份”。

他热情洋溢，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跟学生们讲述文学史，尽管他遭受过巨大的迫害，但精神上并没有

任何萎缩，也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陈思和与同学们每次都和老师谈得很开心，受益匪浅。“实际上，我就是通过与先生每天晚上这样的聊天，逐渐进入现代文学领域的。”

贾植芳看到年轻人愿意从事研究，非常开心，一直跟他们谈论相关内容，毫无保留。他对文学史上某些看不惯或不喜歡的人，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。对于他的包括胡风在内的很多朋友，即使涉及他们当时遭受的冤案，他也非常坦率地谈论。

最初，陈思和觉得现代文学史像古代文学史一样，是“历史里的东西”，与自身没有直接接触，但通过贾植芳作为领路人，他感觉所有的历史都在这样有血有肉的经验中展现了出来。

“我们就慢慢地进入了一个活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体现了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、人文精神，实事求是、爱憎分明、斗志昂扬，对历史毫不回避。如果说现代文学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，那么我们这些学生，感受五四新文学运动，感受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，都不是抽象地从教科书中读到的，而是从先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观察到、学习到的。”陈思和这样说，“即使在今天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，我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时，会不由自主地想一想，如果先生在，他会怎样说，会怎样做。”

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、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。



“学生是最好的作品”

今天，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老师？面对教学、科研和